

温州民间借贷调查：

放贷 100 万元年利息高达 60 万元

近几个月已经至少有 16 位老板“失踪”或与高利贷有关

核心提示

9月5日，微博上一则名为《传温州信用挤兑涉案几十亿，再现中国式金融危机信号？》的帖子引发网友围观。尽管帖子很快被删掉，其作者也解释说：“不是银行发生挤兑，是放‘老高’的人跑了，出钱的人担心提前收款！”但一股担忧情绪还是蔓延开来。在当地，所谓“老高”指的是专门从事民间借贷的人。在温州本地的“703”论坛上，类似欠钱不还“跑路”的帖子屡见不鲜，在这些帖子背后，担忧、焦虑的情绪不断被放大。温州民间借贷“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”，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，很可能导致“多米诺”效应，最后倒霉的，是实体经济。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高利息是击鼓传花的游戏，一旦崩盘，谁来接最后一棒？



有钱人的钱无处可放，需要钱的人却贷不到

9月9日，记者在温州城西一处工业园区看到，这里密密麻麻分布着服装、鞋、化工、机械等各种公司，小至平房家庭作坊式，大至高楼车间，基本都处于开工生产状态。

但这些似乎只是“表面的繁荣”。

在周德文看来，温州地区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，可用“求钱若渴”4个字来形容。

“目前，温州已经有 20% 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。”他说。

对于温州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，他们都需要资金的保障来维持、扩大生产经营，但现实是，在目前银行银根紧缩的情况下，“从银行贷款太难了”，徐良溪告诉记者。

“现在温州的情况是：有钱人的钱无处可放，需要钱的人却贷不到钱。”华泰证券分析师张力告诉记者，他将温州目前出现的这种现象根源归结为“国有经济 vs 民营经济”之争。

张力表示，由于今年以来货币政策不断收紧，现在温州中小企业基本贷不到款，“并不是说没钱可贷，而是不放贷。”

张力说：“石油、化工、电力等国有大型垄断企业，由于信誉高，人脉关系好等原因，不愁贷不到款。”这样的一个直接结果，就是“逼迫中小企业只能走民间借贷的路”。而一旦走上这条路，很多企业就难以翻身。

周德文了解到的情况是，温州民间借贷大约达 1200 亿元的规模。“大量的闲钱，对应的却是少得可怜的投资渠道。”张力说，“以前温州人热衷炒房，现在国家出台限购政策，致使炒房增值的渠道也被堵。”在张力看来，温州民间很多闲钱正是因为无处可去，才钻了民间借贷的空子。

“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”

“温州因民间借贷导致的破产情况现在已经非常严重。”在周德文看来，“很多企业可能刚开始是 3 个月的短期贷款，到期还不上，就会续期，到了第二次约定期后，可能还是还不上，到头来企业老板只能‘跑路’。”

此前有专家提醒，温州目前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演变成类似美国的“次贷危机”。财经评论员叶檀对此则更显悲观，“如今实体经济资金池紧缩得就像大旱期间的鳄鱼池一般，如果相关部门不能采取有效措施，“金融市场的崩溃将不可避免”。

周德文对此也表示担心，并坦言：“今天温州的民间借贷，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。”

链接

今年以来温州“跑路”事件

从 4 月份开始，温州“跑路事件”明显增多。4 月份，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，欠下巨额赌资；温州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，企业主向民间借入高息资金，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走，相关门店停止经营；位于乐清的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，因为资金链出现困境、企业互保出现问题而出走。

6 月份，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范某出走，估计涉及上千万元民间借贷；位于乐清的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某出走，据传叶某欠下 7000 万元巨债无法偿还；7 月份，位于温州龙湾区海滨街道的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某出走，据传其参股一家担保公司，涉及资金约 1 亿元。

8 月份，根据已经公开被证实的信息显示，位于温州瓯海区的锦湖电器有限公司老板戴某失踪，原因可能是其参与经营的担保公司出了问题；位于温州鹿城区的耐当劳保鞋材有限公司宣布停工，传言老板戴某因欠巨债潜逃。

“温州式”困境多地显现

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“疯狂”。以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，民间借贷规模汹涌。但现在，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。放贷现象也大规模入侵资本市场，截至 8 月 31 日，64 家上市公司的 170 亿元委托贷款大多流向了中小制造企业。

今年以来，不光温州，全国各地均发生过由民间借贷导致的风波。

媒体报道，辽宁省银行信贷紧张，有 2/3 的企业贷款需求无法满足，迫使中小企业向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，目前沈阳市及辽宁省民间借贷年利率达 20% 以上，而小企业的平均利润只有 5%~8%。

江苏泗洪出现“全民放贷”风潮，借贷利息飞速攀升，“一时间泗洪街头宝马、奔驰名车云集”，但数月后，借贷大户失踪，放贷者人心惶惶，“全民放贷”变成“全民追债”，并发生了追债血案。

7 月厦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遭遇金主挤兑，造成流动性危机，引爆了厦门市整个担保行业的信任危机，目前至少有 4 家担保公司面临被客户挤兑，总债务额可能涉及超百亿元。

而在内蒙古鄂尔多斯，资金 80% 依赖民间借贷市场，民间借贷规模估计在 2000 亿元以上，最高年利息在 60% 以上。2011 年，鄂尔多斯房地产估计新开工面积达 1300 万平方米，施工总面积达 2300 万平方米，意味着当地人至少拥有人均 10 套以上房子……

(据《齐鲁晚报》)

已经至少有 16 起老板“失踪案”

9 月初，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突然“无故失踪”。

9 日上午，记者赶到位于温州市城中街 26 号~46 号的百乐家电所在地，发现百乐家电两处店面的卷帘门均紧闭着。

与百乐家电一街之隔的一家空调维修店老板说，百乐家电还有另一个名字——郑菊珠家电行，老板正是郑菊珠。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来询问他关于百乐家电的情况，“前天晚上有一群人在那儿喊，还有人想把卷帘门撬开，搬东西抵债。”

之前 8 月底的一天，同样毫无征兆，位于温州市炬园西路 130 号的“耐当劳保鞋材厂”突然停工，原因也一样：老板失踪，或与高利贷有关。

“上午还开着门，好好的。”与鞋材厂紧邻的一家

小吃店老板说，“谁知道下午就锁住大门，不让人进了。”

“老板跑了，厂子现在被卖掉了，听说卖了 60 多万元吧。”之后看到很多人来要债，他才听说。

再早之前的 4 月份，位于温州市机场大道 618 号的“江南皮革厂”老板黄鹤也突然“不知所踪”。

流传于温州的一则笑话说，黄鹤在失踪前一天，还有担保公司的人要借钱给他，并且此人还把 500 万元送给马上就要上飞机的黄鹤——据说这是黄鹤失踪前“笑纳”的最后一笔借款。

……

“近几个月来，媒体公开报道的已经至少有 16 起老板‘失踪案’。”一位长期关注温州民间借贷的媒体同行告诉记者。

“做‘老高’比做老板来钱快多了！”

记者了解到，此次郑菊珠拖欠款项涉及百余户人家，总金额约 3 亿元，其中现金 1 亿元~2 亿元，票据约 1 亿元。这些债主的一个共同点是，“听说郑菊珠赚钱有道，信誉极佳。”随后他们就把钱“放”在她那里，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货款。

“做‘老高’比做老板来钱快多了！”在温州采访期间，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种说法。

“假如放出去 100 万元，按照月息 5 分来算，一个月利息就是 5 万元，一年下来就是 60 万元。”温州市市场营销协会副会长、温州市诚鼎房地产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良溪告诉记者，这样的来钱方式比一

般做实业“要快得多，高得多”！

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 10%，一般在 3%~5%。

所以，尽管明知道风险巨大，很多人还是乐此不疲，“利息会随着资金的倒手，越变越高，只要链条不断，参与其中的人都会稳赚不赔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。

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 7 月 21 日发布的《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》显示，温州大约 89% 的家庭、个人和 59% 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。

像“炒楼”一样“炒钱”？

尽管接二连三遭遇老板“跑路”，这里的民间借贷似乎仍未降温。徐良溪对此显得很担忧。

“温州人都很精明，凡是能发财的机会，都会被他们发现。”徐良溪告诉记者，“这次的民间借贷，跟温州人以往‘炒房’类似。”

这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，某种程度上也是“炒作”的结果。

“民间借贷最基本的分三部分，”徐良溪说，“借款人、放款人和担保公司（或担保人）。”其中，担保公司（或担保人）起着重要作用。

“一般都是担保公司或担保人将一些人手中的钱组织起来，再统一放出去，”徐良溪说，“可能贷的时候利息是 5 分，再放出去就变成 1 角了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担保人身份并非一成不变，借款

人、放款人随时都可能变身“担保人”，这样，最终结成一网。

如果将网上的每个节点都看成一个一个的投资者，贷款最终还是要落到实体公司身上。

“他们最需要钱，但付出的代价可能最高。”有知情人士如此分析。

“甲以 4 分月利息把钱贷给乙，乙再以 8 分月利息贷给丙，丙继续以 1 角月利息贷给丁……”当这笔钱到了真正需要的人手上时，“已经不知道倒了几个手，利息翻了几番了。”徐良溪解释，就这样原本利息不高的贷款，一步一步成了高利贷。

徐良溪说，很多人都只顾着“炒钱”，而不顾后果，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，很可能导致“多米诺”效应，连环受害，最后倒霉的是实体企业。

